正學編

正學編

卷二

吳縣潘世恩輯　男曾瑋疏解

張子（載字子厚號橫渠謚曰明鳳翔郿縣人）明公少喜談兵。年二十。以書謁范文正。文正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因勸之讀中庸。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與明道兄弟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湻如也。與諸生講學。每

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所著正蒙西銘行於世。伊川程子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又曰。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

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　薛文清曰。此言氣質昏濁。則天地之性爲其所蔽。故爲氣質之性。善反之而變其昏濁。則天地之性復明。若氣質本淸。則天地之性自存。初無待於反之之功也。

曾瑋謹案天地之性。卽天命之理。朱子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者也。論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蓋理無昏明。有昏明便屬氣質。理無厚薄。有厚薄亦是氣質。善反之道。卽中庸學知利

行困知勉行之功也。人能不爲氣質所拘。而復其本然之善。斯純乎理。不雜乎氣。所謂天地之性也。氣質之性。君子弗以爲性。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君子亦善反之而已。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

人能仁必實仁自足以得親義必實義自足以得君禮必實禮自足以事長知必實知自足以治人信必實信自足以得友如是而不得者命也亦何責人之有若在己者皆不能盡一有不得卽懷責人之心是豈君子之道哉故學至於不責人則其道進矣

曾瑋謹案人之處世有順卽有逆有得志時卽有拂意時豈在人者皆非而在我者皆是乎苟知在人者未必皆非則惟務盡己而不敢尤人矣責己愈嚴而內治益純斯可謂學之至也

吳大澂曰。常見得我是而人非。斯責人愈嚴。責己愈寬。學問安得有長進。要知在我者未必皆是。在人者未必皆非。責己之心。當於是之中求非。責人之心。當於非之中求是。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爲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爲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爲之也。其害尤甚。遂作東銘。　薛文淸曰。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

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亦弗之信矣。曾瑋謹案張子東銘亦以戲言戲動爲戒戲謔之害事納侮啟釁招尤致悔是也葢不惟害事而所以害於心術者尤深凡人之有口才者往往多機智而好狎侮臨事易於流露不復更加防遏戲謔之時志必不能端正未免爲氣所使流而不返矣不戲謔則厚重莊嚴而氣自沈靜是亦持氣之一道也。

吳大澂曰戲謔雖在外未有肆於外而中不放逸者不戲謔亦存心養氣中一事也。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朱子曰。心大便能容天下萬物。有者物。則有者道理。有那物。則有那道理。竝行而不相悖。竝育而不相害。心小是卑陋狹隘。事物來都沒奈何。打不去。只管見礙。皆是病。　曾瑋謹案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聖人窮理盡性。不以見聞桎梏其心。故天下之物。無一不包。其處己待人之道。若大路然。無往而不通達也。若夫心小。則必有所偏蔽。有所固執。其於事物之理。皆扞格而不通。如茅塞然。無所

處而不爲病矣。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曾瑋謹案此三術者。皆忠恕之事也。蓋惟責己而後能盡己。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故曰盡道也。推愛己之心以及人。所謂彊恕而行。求仁莫近。故曰盡

仁也。以聖賢律己而以衆人望人。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曰易從也。韓文公曰。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又曰。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范忠宣曰。能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又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可與此篇相發明爾。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以艮

爲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

葉平巖曰。此心靜定而明生焉。水之止者可鑒。而流水不可鑒。亦是理也。　曾瑋謹案此說易大畜之彖辭也。大畜乾下艮上。故言輝光。艮之彖辭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大抵以艮爲止。止者定也。定定然後始有光明也。定賅動靜而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故兼動靜。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若移易不定。則何以求光

明乎。大學定而至於能慮者。以人心靜定專一。則不蔽昧而明白也。若心多則蒙雜而著。無由光明矣。

邵康節先生 雍字堯夫河南人

康節少時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既而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

言。公德氣粹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門生故友居州縣。或貽書訪之。公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明道嘗與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

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聖人能立於無過之地者。以其善事心也。

曾瑋謹案此言盡心之道。學者當師聖人善事於心也。蓋空言易。力行難。故有議論甚是。而踐履則非者。防身易。防心難。故有在人見得可信。而在己見得欠闕者。慎密者無口過。謹敕者無身過。性靜

之人。往往能之。未必皆從學問中來。故城府太深者。口過愈少。心過愈多、不免深情厚貌之譏。修飾於外者、身過日減、心過日增。卽爲陽奉陰違之漸、惟於心過上用功夫、隨病隨藥。則內外交修。心口如一。不愧於天。不怍於人。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是故善事於心。而立於無過之地者。非聖人其孰能之。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曾瑋謹案萬化萬事生乎心。故可以應萬變者。心也。未事時無逆料之心。臨事時無旁騖之心。事過後無繫戀之心。所謂一而不分也。分則心不專。不專則不能處事。心無一事。而後可以應萬事。心有萬事。則一事且幹不得。安能應萬變乎。朱子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固其眞體之本然也。君子亦復其眞體之本然而已。

智數或能施於一朝。葢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

息也。

曾瑋謹案三代以下之事業往往出於智數此亦偶然成功或能施於一朝者也亦有專事牢籠計較而終歸無濟者何哉推原其故葢不知至誠之道而欲以智數欺天下究之天下終不可欺於是智數遂有時而窮君子知不窮之道莫如天地而可以與天地參者莫如至誠是以誠之爲貴中庸言至誠無息不息則久葢以天地可久而至誠與之同久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可息也若謂

至誠可息則必無天地而後可也人之欲有爲者不務爲與天地同久之事而顧爲一朝僥倖之功亦獨何哉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爲陰陽所攝者神也

曾璿謹案任我者私因物者公私者人欲也則謂之情情必徇己而偏是以蔽蔽則窒滯不通而昏矣公者天理也則謂之性性能隨感而應是以神神則靈妙不測而明矣蓋人情各有所蔽苟非忘

我必不能行與道合若率其性之本然則廓然大公因物付物其屈伸感應之理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夫是以能蟠天際地知來藏往而不爲陰陽造化所拘攝也所謂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爲卿相爲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曾瑋謹案以榮枯得失爲喜怒者必無德器故也有德器則識廣而量充忘乎其爲榮枯得失然後喜怒之發自皆中節而不妄矣夫富貴驕人不可

也。貧賤驕人不可也。學問驕人亦不可也。爲卿相而自視欲然。爲匹夫而處之泰然。以至學問高天下而如不及。如不足。然蓋其於中也大而容。則其於外也有若無矣。非有德器而能如是乎。

一人之神。卽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愼哉。

曾瑋謹案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者。天地之神也。而不知卽人之神。人稟天地而生。有人卽有神。人之心。卽天地之心。而謂人之神。非天地之神可乎。今

人雖至愚。而或以欺天地責之。人必不甘受。何也。以天地不敢欺也。天地不敢欺。而敢於自欺者。不知自欺。正所以欺天地也。人能以敬天地之心敬己。以畏天地之心自畏。則一舉一動。必有懍乎其愼之者矣。

吳大澂曰。心不專指方寸而言。身以內無處非心。故一指之痛癢。心必知之。天地不專指高厚而言。天地以內無處非天地。人心卽天地之心也。故一念之善惡。天地必知之。

楊文靖公 時字中立號龜山南劍州將樂人

文靖初舉進士第。聞程子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

洛。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純公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純公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純公卒。又師事正公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正公偶瞑坐。文靖與游定夫侍立不去。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曾瑋謹案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堯舜所以爲

萬世法者。能率其性爾。性即天理。循天理。便是率性。性無一毫可損。即無一毫可加也。世人不循天理。於是有用計用數者。計與數皆人欲之私心。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雖能建功立業。要亦出於事為之設施。浮氣之激發而已。較諸聖賢作處。殆如天之高。地之卑。其相去不亦懸隔哉。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為正。

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命卽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曾瑋謹案人有勝心。則有計較。計較起。則利害趨避之說。得而中之。而於是機巧變詐生焉。其施之於事也。固必之念存於中。是非之正淆於外。是一己之私以自用。而能無窒礙者鮮矣。知其窒礙而又固執之。是不出於機巧變詐不止也。此其故。不

知循天理也不知有天命也知命之君子所以異於常人者無他事事循天理而已天理明而人欲泯人欲泯而勝心去何有於固必哉無固無必則亦無所用其計較矣

吳大徵曰勝心卽自是自私之心也自是者以一己之是非爲是非而不顧天理自私者以一己之利害爲利害而不安天命此所以機巧變詐固必計較無所不至也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大小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爲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

之語云。公則一理。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於私乎。

曾瑋謹案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又曰。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其端本於朝廷。而其效及於天下。所爭者公與私而已。道理之明不明而已。葢上之所好。卽下之所從。朝廷事事循理。則事事能順人心。順人心。卽合上下大小爲一心矣。反是而欲以智謀勝之。則人人各有私意。上以智謀欺下。下卽以智

謀欺上百出其伎以相償萬人萬樣安得同乎程子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此之謂矣

㬪大儆曰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此絜矩之道卽恕道也然執一己之私心以度人則人心有不同者矣故公則恕私則非恕也

聖人作用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孟子止言其不爲已甚而已

曾瑋謹案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故誠則無事矣葢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過克全此眞實無妄之

理於本分中毫無虧欠而此外無餘事也或者謂聖如孔子宜乎有高世絕俗之行及觀其平日發爲言語見諸躬行者豈有過高者哉故孟子稱其不爲已甚是眞知孔子者也一有已甚即有安排造作非時中之道何以爲聖人乎

吳大澂曰人有一事合理便起矜心可知其不合理者必多矣若是本分內事爲所當爲何足多也若非本分內事聖人所不爲又何多焉故千古萬古先聖後賢不外盡分二字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

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葢某所爲者如此

會瑋謹案先儒敎人讀書之法至爲賅備文靖語

仲素數句葢自道其得力之處尤爲切近也夫以

身體之者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何者爲是躬行

實踐而體察之也以心驗之者以聖賢之意相契

於心何者能合反覆尋思而考驗之者也其能從

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者則以涵泳優游沈潛

浸灌而非淩躐閒斷之謂矣超然自得於書言象

意之表者則以討論探索浹洽貫通而非尋行數

墨之謂矣學者以此師法庶幾開卷有益耳

吳大澂曰孟子謂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二字細味之極爲親切顧端文公曰是從書上採取得來是從身上體貼得來若從書上採取得來與君何干此自得之說也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爲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惟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曾瑋謹案孔孟未嘗正言仁之體段但言仁之方也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自孟子始言仁

爲人心最爲親切又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蓋不仁之人卽無人心旣無人心遂無生理於是弃羞惡恭敬辭讓是非而無之學者識得仁爲人心則方見仁之著落而可以包四端矣是言仁之親切者莫有過於此也　又案仁之一字從古無訓先儒所言亦不一周子以愛言仁程子以公言仁張子以敦厚虛靜言仁文肅以知覺言仁至朱子始以心之德愛之理六字形容之又曰但謂之仁則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是孟

子一語。親近而切要。可以賅諸儒之說。學者求仁。則亦反求諸心而已。

謝文肅公 良佐字顯道上蔡人

文肅學問該贍。事有未徹。則顙有泚。嘗見純公於扶溝。語書史無遺失。純公曰。賢記憶何多也。抑可謂玩物喪志矣。上蔡慚愧。面發赤汗浹背。其克念之勇。大率如此。與正公別一年。復來見。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耳。正公喜曰。是子可謂勤學切問而近思者。

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

曾瑋謹桉朱子曰人之所以神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而已蓋養心之道必自靜始未有不靜而可以語道者故近道莫如靜也易之繫辭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洗心曰齋防患曰戒朱子曰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齋戒者主敬之謂也主敬則心靜靜而後虛靈不昧萬里畢見神妙而不測明燭於幾先是神明者蓍龜之德而聖人亦有以神明其德矣非天下之至靜其孰

能與於斯乎。

敬是常惺惺法。

朱子曰。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曾瑋謹案惰氣與昏氣。相乘而至。今人於俗事擾擾中。偶爾靜坐收斂此心。便覺閒思客慮。驅遣不去。否則昏昏欲睡。神志不清。此皆未能主敬之故。須俟涵養熟後。動時常如靜時。雖千軍萬馬之中。神明自固。方足以應萬事萬變。而此心常存。所謂常惺惺者

是也。

或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見。問學爲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卻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

曾瑋謹案敬主於中而形於外。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儼者矜莊之貌。言人之坐思貌必儼然是敬之貌於此可見也。然學爲敬者。由勉以幾安。未嘗不始於矜持。而矜持不可過當。過當則跼蹐而不自然。轉不免爲此心之累。安能敬而無失乎。過當

之失。凡事皆然。此不在事而在心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在勿忘勿助之閒。則心常惺惺。而操存有本。自無拘迫之累矣。程子所謂優游涵泳以養之。不可矜持太過者也。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

張宣公曰。舊見上蔡言謂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疑斯言太快。透名利關。亦易事耳。如何便謂小歇處。年大更事。始知眞透得誠未易。世自有謂能

擺脫者。是猶未免爲他礙著耳。前人之言不苟。類如此。用力乃知之。　曾瑋謹案夫道若大路然。不入賢關。何論聖域。古之君子。務實而不近名。正誼而不謀利者。將以求道也。令人以名利之念橫亘於中。則學問聰明。適以助其自私自利之心。而不足以語道。此舜跖分途處一大關也。若能透得此關。則自有立足之地。可以由邇及遠矣。雖然不惑於名利。亦不過一小歇處耳。希聖之學。實有功夫。非藉窮理不可。窮理者。朱子所謂在卽物而窮其

理。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至此而後求入聖域。庶幾可望。不然。豈有見道之理乎。學者勿中道而止可也。

窮理只是尋箇是處。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

曾瑋謹案天下事物當然之理。有是而無非者也。就於非則違於是。見得是處。卽見得理也。或疑事有萬殊。何由而皆見其是。不知惟窮理之久。一旦貫通。而後能事事皆見其是也。蓋事不勝窮而理

則一萬殊歸於一本也然非空言頓悟之謂也程
子曰誦詩書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反覆研究而
思索之求止於至善非一端而已夫亦積習既久
則脫然自有賅貫所以然者萬物一理故也文肅
殆本此意以爲教歟
聞見之知非眞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眞知故也眞
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眞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
朱子曰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
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

多不能盡者。非眞知故也。　曾瑋謹案知至而後意誠。意之不誠。卽知之不至。今人於水火不敢蹈。恐其蹈而死也。知之眞而意不疑也。天下惟知之眞而意不疑者。夫然後不難於行。非等於聞見之知也。譬諸行路。苟不知其定向。則欲東而之西。欲南而之北。意必游移而不進矣。果其眞知。則趨舍正而不入於歧。遂辨之旣早。信之又堅。所謂子臣弟友之經。必知其所止。有終身由之而不盡者也。故大學言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也。

物無根者易拔。樹木有根故難拔。雖枝條翦落。已盡復生。人諸欲皆有根。能於欲根淨洗所從來。痛克之。令無所繫。則無事矣。

曾瑋謹案甚矣。欲之害人也。然往往知欲之爲害。而仍不免爲欲所牽。有一念遏之。而一念復萌者矣。有窒於此而動於彼者矣。有今日止之。而明日復起者矣。其故何哉。蓋諸欲之有根。猶樹木之有根也。物之無根者易拔。而有根者難拔也。枝葉翦盡。而芽櫱復生。雖拔猶不拔也。是以克己者先從

難克者始。而尤貴知所從來而痛克之。如水之流也。必絕其源。而無浸淫之患。如苗之植也。必鋤其莠。而無非種之留。人欲淨盡。則天理流行。心不繫於物。物不以累心。自然無一事矣。古云。除惡務盡。

薛文清云。制伏私意而不拔其根。如蓄火於毛羽之中。得風復然。斯言信哉。

吳大徵曰。善念之萌。易於摧折者。其根必淺。故樹德務滋也。惡念之萌。難於翦除者。其根必深。故除惡務本也。凡天地間草木之屬。種而後生者。其根易拔。不種而自生者。其根難拔。芝蘭之所以貴。稂莠之所以賤。皆此理也。上蔡但以木根喻欲根。特補其說以備參證。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曾瑋謹案心虛氣平。靜之象也。靜中工夫本如是也。蓋此心寂然不動。則於衆事無所軒輊。無不在我和氣之中。張子曰。虛靜者。仁之本也。而不得遽謂之仁也。求仁工夫。須於應事時驗之。若其涵養於中者。粹然而無間。充塞乎外者。浩然而無涯。則心無繫累。而能因物付物。方是仁者從容中道氣

象。

尹和靖先生 焞字彥明 河南人

和靖師事正公。紹聖初。應試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不對而出。告正公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正公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正公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士大夫宗仰之。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以天地之心爲心。便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

是能盡此道。

曾瑋謹案與天地合德。謂之大人。不能與天地同其大者。皆自小之者也。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以天地之心爲心。天地之體。卽吾體矣。此理也。張子西銘備言之。程子曰。訂頑一篇。乃仁之體也。蓋仁者人也。不違仁而天下歸仁。則盡乎人之道。可以與天地參。所謂天大地大人亦大也。顏子之克己復禮。顏子亦能盡此道而已。

克己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

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卻克箇甚。如好財卽於財上克。好酒卽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最深者先克去。

曾瑋謹案顏子克己工夫。直就非禮勿視聽言動處下手。要是知之分明。故能勝私欲而復於禮也。然則克己者。必先自知所好之處。苟不自知。何從克乎。如或好財好酒之類。無有不自知者。卽於此克之可耳。特患所好太多。不勝其克。則亦惟有擇其偏好之深者。先致力焉。其餘可以次第克治矣。

謝文肅云。從性偏難克處克去。薛文清云。人之克己。或能克於此。不能克於彼。是克之有未盡也。推其所能以及其不能。則克無不盡矣。蓋己之有私。如外之有敵。中之有病。臨敵者。爭戰而期於必勝。無少退卻也。治病者。用藥而期於必除。無留根株也。此殆克之說也。

吳大澂曰。推其所能以及其不能。此由易而至難之功也。擇其偏好最深者先克去之。此先難而後易之功也。然用功須從難處下手。

游定夫先生 酢建州建陽人

一定夫與兄醇俱以文學知名。所交皆天下士。正公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及純公與扶溝學。遂盡棄故所習而學焉。一時老師宿儒。咸推服之。

人所不見。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曾瑋謹案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鷹山此篇卽發明此意。朱子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是天下無有著見

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以至離道之遠也。蓋愼獨之功。莫要於閒居。小人於隱微之地。動作云爲。以爲人所不見不聞。而可肆其情。不知可以欺人而不能自欺其心。冥冥之中。實有昭昭之象。其見顯也。殆有甚於衆中之所爲也。知其見顯而猶不能愼獨。其於道也。相去不甚遠哉。故君子用戒謹恐懼之功。必自不睹不聞始也。

胡文定公安國字康侯崇安人

文定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斯民、自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公爲稱首、謝顯道嘗語人曰。胡康侯如隆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學者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

曾瑋謹案學者要先以淡泊明志、不當以驕佚奉

身、一切世味中、惟富貴足以溺人、然亦外物而已、知其爲外物。何不可以淡而薄之乎。孟子曰、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此何等激昂哉、楊氏謂以己之長、方人之短、在孔子則無此。不知戰國時、人人薰心於富貴、其所志不過在金玉錦繡卿相之尊。卑陋至此。誠有如釋氏所謂墮落者。孟子憂之。故爲此說。欲人除去此等、然後可與語古之制耳。程子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身心卻不要好。文定此篇之旨、可

相發明也、

吳大澂曰。惟平日積羨積慕。一旦得志。便思大遂其所欲。末路敗節。皆是之故。惟孟子我得志弗爲一語。足以破除此見。與沂公平生不在溫飽。同一澹泊語。而孟子之言。尤有激昂氣象。然無學問以充養之。則此一段激昂氣象。亦靠不住。安保後來不墮落乎。

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行己以端莊淸愼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斯可以爲政、不在人後矣、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男女飲食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曾瑋謹案此文定敎子之語。最爲切要也。以明道希文自期待者。立志必端。以賢者爲嚮往之指歸也。以忠信不欺爲主本者。立心必正。以存誠爲進德之基業也。端莊則執守者嚴。清愼則操持者固。行己之要也。明敏則是非洞察而不惑。果決則是非立判而不更。臨事之要也。又謹三尺者。考求立法之本意。書所謂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明愼而出之也。如是可以從政。而不蹈常人故轍矣。此皆當勉者也。至於治心修身。則更有切要功夫。男女

飲食。人之大欲存焉。從古聖賢。不敢忽於此者。盡倫循理。制節謹度。各正其道。治心修身。亦不離乎日用當行之處也。其可忽乎文定敎子詳密精切如此。學者當共勉之。

正學編

卷三

吳縣潘世恩輯　　男曾瑋疏解

李文靖公侗字愿中劍浦人

朱子稱先生資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用力於此。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曾瑋謹案程子曰。立言所以明道。言之而知德者厭之。不知德者惑之。由涉道不深。素無涵蓄爾。是知學問之道。固不在多言也。默坐者。默而存之。不言而信也。澄心者。退藏於密。神明其德也。朱子曰。此心一定。則萬理畢見。是宜用體認之力。時時體認。則涵養者熟。蘊蓄者深。神氣凝靜而不浮。事物紛殊而不擾。日引月長。天理融洽。有進於高明之

象矣。庶幾講學討論。始有得力處耳。

吳大澂曰。朋友講習。固學問之道。孔子亦以學之不講為憂也。但不於心體上體認天理。而徒貧口說。雖多言亦何益乎。

人義理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卽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淸。夜氣淸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此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若旦晝不能存養。卽夜氣何有。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

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羅先生名從彥。字仲素。號豫章。初爲博羅主簿。聞龜山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龜山爲蕭山令。徒步往學。初見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朱子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豫章一人而已。

曾瑋謹案此以孟子夜氣章。發明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夫義理之心。人所同有。特患不能持守耳。持守之而心卽在焉。所謂操則存也。持守云者。於平旦未與物接。良心發見之處。擴而充之。

使旦晝之所爲不至牿亡其義理之良心而已義理之心在則湛然而不紛虛明而不昧此其氣象何如哉卽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也未發時之氣象卽中庸之所謂中而羅先生所令靜坐時觀驗者也葢夜氣之淸明卽本心之眞體靜而未發者也若旦晝不能存養則義理之固有於我者亦必牿亡而夜氣何有哉孟子言夜氣之養正爲義理具於吾心而夜氣之存卽心之存氣得其養卽心得其養外理而言心非所以爲心舍心而言氣亦

非所以為氣也。未發時氣象如是。旦晝之所為發而中節氣象亦如是。此意於靜坐時可以得之。以此進學知有力矣。以此養心知有要矣。

吳大澂曰。夜氣之清明。以心體言也。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以性體言也。存心即所以養性。禪宗靜坐。能明心而不能見性。吾儒靜坐。能明心即能見性。文靖以進學養心並言。可見靜坐不專為養心也。

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靜矣。

心。朱子曰。靜坐無閒思雜慮。則養得來便條暢。又曰。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閒思雜慮。人所以思慮紛

擾。只緣未見道理耳。 曾瑋謹案張子謂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亦卽此意心下不熱鬧。雖千軍萬馬中。心地自然定靜。自然光明。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止水能鑒定也。定則心地澄澈。無一事之留。然後道理自然躍見。不待探索而出矣。道理出而心下虛明純靜。道理卽從心出。非心自心而道理自道理也。靜而有得於心。心卽道理之心也。薛文清云。心清則理見。又云常沈靜。則含蓄義理深。斯之謂矣。

吳大徵曰。心如稱物之稱。道理如物之輕重。心上之道理。如稱之有星。所以分輕重也。事物上之道理。如物之有輕有重也。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埽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

曾璋謹案張子曰。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然義理有思索而得者。有愈思索而愈不得者。不得則必有紛亂窒塞之處。若再事苦求。則義理愈晦而難通矣。須是一切埽除。使胸中清空曠蕩。無一毫繫累。如鑑之空。如衡之平。而後障蔽者明。憧擾者

定卻將思索不得者再舉起一看而義理指歸之處自有昭昭於心目之閒者矣。朱子云。此說向見李先生說來今日方眞實驗得如此此非虛語也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慰則亦可以少安矣

朱子曰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見學力不然卽與世俗戚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薛文淸云遇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於此者則知自寬矣

曾瑋謹案易繫辭九

卦皆明處憂患之道蓋憂患者逆境也聖賢所不能免者也惟其爲逆境所以處之最難苟能以義命自安則逆來順受何不可排遣之有若大段排遣不去盍亦思古人所遭患難更有甚於吾之所遭者古人何以堪之而我乃不能處此乎一一舉以自慰則心氣和平不至爲榮辱死生所動庶幾一可以少安矣

吳大徵曰。陳文恭公云。學問當思勝我者。處境當思不如我者。此二語最爲精著。一則可以知不足一則可以知足

朱子熹字元晦號晦庵諡曰文新安人

文公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疾亟屬公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公奉以告而稟學焉、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爲泉州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侗學於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實踐而以居敬爲主、

爲學須先立志、志既立、則學問可次第著力、立志不

定終不濟事

曾瑋謹案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曰尙志志者心之所之之謂也葢志爲氣之帥志在此卽著力於此而氣亦至焉故無志不可言學爲學者先須立志也志旣立而後有確乎不拔卓然不易之程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有多少次第皆可著力矣若立志不定則悠悠忽忽不能志聖賢之志卽不能事聖賢之事終於自暴自棄而已其能有濟乎

學者做功夫。當忘寢食做一塲。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沈沈。半上落下。不濟得事。

曾瑋謹案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又曰。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是知學者功夫。當寢食俱忘。勇猛精進。認眞做起。而後可以言專心致志。而後可以言深造自得。使得其所從入之處。則優柔厭飫。方知滋味之雋永。有引人入勝者。自然接續而不斷絕矣。易曰。水洊至。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言不可浮浮沈沈也。程子曰。今之爲學者

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遇峻處便止須是剛決果敢以進言不可半上落下也蓋有志之士正當及時發憤循循不已孳孳不息若悠悠泛泛不進便退勢無中立終不能有濟於事老之將至良可惜耳學者勉之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曾瑋謹案此言讀書之要亦爲學之功也嚴立功程者量力所至約定程課而謹守之寬著意思者

循序漸進從容涵泳而自得之此即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工夫迨至眞積力久正如飢渴之於飲食鮮有不知其味者矣今人不能遵此其功程則寛泛而不免疏易之病其意思則迫切而不免淩躐之病此皆欲速而不能持久也元程畏齋編輯讀書分年日程一書葢以朱子讀書法六條爲綱領一曰居敬持志二曰循序漸進三曰熟讀精思四曰虛心涵泳五曰切己體察六曰著緊用力學者讀書循其次序亦有益於進學矣

始學工夫須是靜坐。則本原定。

曾瑋謹案爲學之始。先須識得本原本原不定。則道理不明。而其工夫必自靜坐始。靜坐則思慮不紛。知覺惺惺而無憧擾之患。心之本原定。而學之本原亦定。譬諸藝木由毫末拱把而至合抱干雲。譬諸觀水。由盈科後進。而至放乎四海。凡有本原故也。爲學亦然。要非靜坐。何能識之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須是靜坐。始能收歛。

曾瑋謹案先儒皆從靜坐中體驗道理出來。有無限妙處。所以教人須是靜坐也。靜坐則精神收斂。可以觀未發之氣象。見自然之眞體。而道理湊泊矣。收斂云者。收斂身心以主於一。蓋居敬之學。卽從靜坐時始也。朱子謂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三年。無不進者。學者不作此工夫。亦虛過一生。殊可惜耳。

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

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閒時須是收歛。定做得事。便有精神。

曾瑋謹案臨事貴有氣力。要當於未遇事時養之。養之之道。莫如心靜也。大學所謂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也。若當靜時不靜。則思慮必至散漫而紛亂。及其臨事。精神必先倦矣。所以程子解靜專處。最宜體會也。蓋心靜工夫。卽專一工夫。靜而專一。則動而直遂。靜爲動之根。一闔一闢互爲用也。學者於燕閒之時。收歛吾心。涵養吾

一。則愈收斂而愈充拓。視天下事皆在吾分內。至於肩非常之任。著非常之功。而精神完固。處之裕如。夫亦可以覘平日之所養矣。

吳大澂曰。大澂嘗謂世故酬應。原不能免。但精神思慮。人生只有此數。閒處有餘。則忙處不足。當用時不得不用。不當用時不宜妄用也。

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棄。使工夫無間斷始得。

曾瑋謹案此言動靜交相養也。蓋天理至靜。未發時氣象。此心純乎天理。遇事物之來。不可不隨分限以應之。若不能順理而應。則雖未與物接。此心亦塊然之物而已。何以求至靜乎。惟順此天理於應事之時。則動中之運用。卽靜中之工夫也。存此天理於無事之時。則靜中之體幹。卽動中之工夫也。高忠憲謂靜中得力。方是動中眞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眞得力。卽此意也。工夫相並而不相違。相成而不相誘。靜而存養。卽動而省察。隨動隨

靜無地無時。不使一息之閒。而與天理合一。始得之矣。

心纔繫於物。便爲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

曾瑋謹案。心者至虛而至實者也。惟虛故靜。惟實故定。不可繫於物也。一繫於物。則爲物所動而失其本然之體矣。其所以繫於物者。蓋有三焉。一在事未來而期待也。一在事已過而不忘也。一在應

事時而偏重也。之三者。同一失也。皆不得其正也。欲免三失。竊謂有三要焉。其於事之未來也。無將迎之心。如珠之在淵。而光明內涵。其於事之已過也。無沾滯之心。如鏡之鑑影。而空洞不留。其於事之方應也。無偏倚之心。如衡之稱物。而銖兩悉平。而其工夫。則在平日之存養省察。使此心常有主宰。以復其至靜至定之本體而已。

史大徵曰。凡人閒思雜慮。無非是將迎心。沾滯心。偏重心。三者而已。其中如偏重心與沾滯心。相結不解。最難除去。正在寫字時。遇有他事。此心仍在寫字上。正在作文時。遇有客來。此心仍在文字上。

因心中有沾滯覺應事便有偏重不主一即不敬也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

曾瑋謹案學者希聖希賢全在心性上用功心性之所以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程子特爲拈出而發明之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曰齊莊整肅其心存焉涵養純熟其理著矣正教人以眞實切要工夫其有功於後學不淺也蓋敬者心之主宰也有主宰則心存而性亦存不然則不存矣

薛文清云。涵養須用敬。存此性耳。又云。言心卽有性。言性卽有心。心性不相離也。學者誠能於敬之一字。著實用功。則於心性必有得力之處。所謂不患不至聖賢之域者也。

吳大澂曰。人至三四十歲後。未曾實做小學工夫。身心散漫。一時收束不來。只有一敬字。徹上徹下。有著力處。可補小學一段工夫。宋元以來諸儒學問。大半得力於此。程子之功大矣哉。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曾瑋謹案此八箇字。文言釋坤六二之辭也。直者。言其正也。方者。裁制之義也。敬立於此。義加於彼。

故言內外敬義者。卽人心共有之敬義。程子曰。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也。蓋敬主於內。則所存者無非天理之本然。是以能端莊而正直也。義見於外。則所發者無非中正之實事。是以能剛方而斷制也。內直外方。敬義交養。終身無斯須之閒。隨時有存察之功。所以一生用之而不窮歟

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

曾瑋謹案此發明程子敬義夾持之說也。敬義工夫相輔而行。不可有斯須之閒。循環而不已。卽天

理之流行也彌綸而無端。卽人欲之淨盡也。蓋敬以直內。則仁義禮智之體具於中。而非僻之干無自入矣。義以方外。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得其宜。而幾微之私不容出矣。必如是而後表裏如一。洞然光明。有內外透徹之效。程子所謂直上達天德者在此。

或問存心。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存心。而今與人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此便是存心之法。

曾瑋謹案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程子謂聖人徹上徹下語。朱子又謂是存心之法也葢存心者存此天理之心也恭敬忠皆天理之當然主於中而形於外盡諸己而推諸人。皆心爲之主宰也心而不存。何以能合乎天理之當然乎如話不是莫說者。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也事不是莫做者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也何以辨其孰爲是孰爲非是心之有知覺也覺其爲是而由之覺其爲非是而已之要皆合乎天理之當然而已謂非存心之法

哉。

童蜚卿問主一無適曰主一只是心專一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理會一事只理會一事了此一件。又作一件

曾瑋謹案此言居敬之學也收斂此心整齊嚴肅使之專一卽主一之謂也內無妄思外無妄動不東走西作卽無適之謂也如讀書時心只在讀書上著衣時心只在著衣上理會一事心只在此事了此一件然後用心於他件無一事而不敬無一

時而不敬無一處而不敬也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所謂主一無適也程子寫字時甚敬薛文淸言行一步心在第一步上亦卽此意居敬工夫不在日用行習之外所貴涵養其本原而已

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

曾瑋謹案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又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或疑心不可放而以慮事接物爲難不知心者所

以具衆理而應萬事。非漠然於中而塊然一物也。如周公之思兼三王𢌿謨之一日二日萬幾思慮應接何可廢乎。葢心者身之主也。腔子者猶言身子也。有主則心存而身亦存。無主則心亡而身亦亡。存其心於身之中。卽存其身於心之中也。身在此而心亦在此。則雖處事接物。無時無處而不在腔子裏矣。

或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日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

習得熟熟則自久

曾瑋謹案持敬工夫更無他法大都只是習耳習只在坐臥作止動靜語默之閒時時操存時時省察有斯須之懈意則自警覺而收斂焉有幾微之惰容則自策勉而檢束焉所謂習也習至純熟而無閒斷可以持久矣高忠憲云學未有得則敬以求之既得則敬以守之卽聞道者工夫與未聞道一樣做又云但從衣冠瞻視閒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可與朱子此言相發明矣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得長進。

曾瑋謹案天理者仁義禮智之理天之所以與我者也人欲者聲色貨利之欲人之所以誘我者也天理人欲之界分截然兩途然當發念之初所爭不過幾希且有學未講理未明錯認人欲作天理一之處或出或入不能自主甚矣立得脚住之難也人能於此界分上辨之早而審之嚴使天理與人欲較若分明何者當存何者當遏有自然之安無

陷溺之危。斯立得脚住矣。其長進也。豈易量其所至也耶。

人做不好底事。心卻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固。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脚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濂溪曰。果而確。無難焉。

曾瑋謹案此發明周子思誠之旨。所謂果而確無難焉者。言知其難而果決勇往以勝其私。堅確不移以守其理。則人僞不能奪之。自可至於誠而無

難矣。蓋良心發現之初。至微至弱。每爲私欲所蔽固。人欲益熾。則天理益孤。以衆欲汨沒一理。其勢甚易。以一理透出衆欲。其勢甚難。譬如戰陣。我進則彼退。必用拔山蓋世之勇。而後處於必勝之地也。譬諸行路。舍彼則就此。必有循途守徹之方。而後達於至正之軌也。立定脚跟。由勉强而進於純熟。其於私欲而去之。正如以主逐客。何能住乎。私欲淨盡。而良心不昧。天理流行。可以語思誠之學矣。

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

曾瑋謹案仁義禮智之性、天之所與我者榮辱休戚之命。亦天之所與我者、然一則身內固有之理。一則身外儻來之物。身內者求之而無不得。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身外者求之而未必得、居易俟命。亦所以順天也。事天順天、則無愧於天矣、其餘可以聽天之所爲。而不必容心於其閒也。

古人爲學、大率體察自已病痛、就上面。克治將去。

曾瑋謹案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猶待人切磋而琢磨者也至於自己病痛則惟自己體察之耳既經體察而不從此克治則與未曾體察者何以異乎蓋克治工夫須從源頭根本上面用力有斬釘截鐵手段而後能拔去病根一絲不留也謝文肅與程子相別一年只去箇矜字云子細檢點病痛都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薛文清云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頃刻學力不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

病復作。學力勝則無此病矣。學者可參觀而有得歟。

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卻有長進。方可。曾瑋謹案君子之學。皆身心性命之事。其得失進退。惟有己知之而已見之耳。與他人何與哉。然他人之所見。亦可以驗吾學之所至也。夫天下之義理無窮。而吾心之知識有限。以有限當無窮。安有不少欠闕者。苟在己見得欠闕。則其不終安於欠闕可知矣。他人見得長進。則其實有長進可知矣。

張子曰。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顏子之所以進也。學者自覷。亦常若不足而已。其日新日進之象。在人可以驗之者。在己終不敢自信耳。

吳大徵曰。所謂他人。乃同學中人。非世俗之人也若世俗以爲長進。卻不足憑。深於世故者。其學問必薄。豈但欠闕而已哉。

學者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齩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曾瑋謹案志士固守其窮。常思奮不顧身。雖轉溝壑而不悔。學者時存此念。則見道義重於泰山。而死生輕於鴻毛。計較之私無容心矣。死生且不足動。況衣食之微末乎。彼汲汲於衣食者。初不過爲寒餓所迫。亦非出於本心。而其後習爲固然。遂至干犯義分。苦役心志。恬不知怪。豈知衣食不得。未必至死。而嘗求之辱。有甚於死耶。今人往往以齩菜根爲苦境。豈知士大夫正不可一日不知此味耳。若不能安貧樂道。則志不立。而守不固。鮮有不

喪其本心者、學道所當深戒也。

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缾、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勿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

敬告靈臺。

曾瑋謹案此箴發明持敬之方。合內外。貫動靜。可謂詳密精切之至矣。正其衣冠四句。兼內外而言之靜而敬也。足容必重四句。以形於外者言之動而敬也。以上皆處己之敬也。出門如賓四句。以敬而防其外。動而皆中節也。守口如餅四句。以敬而防其內。靜而愼其幾也。以上皆接物之敬也。不東以西八句。卽程子主一無適之義。持敬之要領也。從事於斯四句。總結上文。言動靜不離。表裏如一

持敬之指歸也。須臾有間入句。言不敬之害。忽於微而彰於著。不可須臾之不敬。不可毫釐之不敬也。於乎小子四句。欲人念念不忘於敬。假子墨客卿以彎戒心之官也。朱子此箴。闡發敬字精蘊無餘。與程子拈出敬字。同一有功於後學。但當習心淨盡讀之。時時策勵而加勉焉。則庶乎其有得矣。

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愼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

曾瑋謹案戒懼之功。於寂然不動之中。而有以存

其心焉。葢恐其動而有悔。所以慄慄乎防之於未然也。體者。靜之本體也。靜而能存。則虛靈不昧之體全矣。慎獨之功。於不見不聞之地。而有以辨其端焉。葢恐其發而失中。所以競競乎察之於將然也。幾者。動之幾微也。動而能察。則有形無形之幾審矣。

學者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這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若頭緒多。既做這一件工夫。又做那一件工夫。終不得

其門而入。

曾瑋謹案學者用志不分。乃有進益。只就一處體認明白。實下工夫。而可以兼攝其餘。所謂一以貫之也。蓋聖賢之道。見於言語者。似有不同。而其實只一理也。從一處造到極處。而貫通之理始見。所以升堂入室。總不外此階梯。但循序漸進。自能窺其奧深。若見得千頭萬緒。東走西作。不免誤入旁門。雖做工夫。與聖賢之道。大相逕庭。是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何足以求進益乎。

人若於日閒。閒言語省說一兩句。閒人客省見一兩人也好。渾身在鬧場中。如何讀得書逐日無事。有現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曾瑋謹案一日之中。往往以閒言語。閒人客荒卻多少工夫。必不得已。省說一兩句。省見一兩人。便省下幾許工夫也。不然。此身日日在鬧場中。雖欲讀書。其可得乎。倘逐日無事。又不愁飢餓。此人生最樂難得之時。試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法。有一

二年工夫。其進益必矣。嗟乎。歲不我與。老之將至。半生虛度。來者可追。古人所以言吾輩當惜分陰也。

吳大澂曰。朱子教人習靜讀書。此段最爲顯豁。直當書諸座右。實力奉行。久久必有進境也。有同志者。當與共遵之。

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如今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功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自然迎刃而

解。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也。

曾瑋謹案此論下學上達功夫。先須存養也、存養始於端莊、端莊則主一。主一則心存。而昭曠之原可觀。否則枉費工夫。如蠅鑽故紙也。存養既久。於是此心昭然而虛明。洞然而通達。覺無一毫窒礙。然後方看文字。較諸未會養時。自然有意味矣。道理從文字上透徹。亦從吾性分上透徹。遇事始能迎刃而解。雖從文字理會。實從吾性分上理會也。

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亦就吾性分上用功而已。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卻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卻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慊。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曾瑋謹案是非者。天下之公也。而所以辨其事之是非者。吾心大公之理也。辨之也正。則行之也決。若以吾心之趨舍。而徇流俗之毀譽。是豈大公之理也哉。蓋天下之事。必至於久。而後是非之實可

見歐陽文忠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即所謂久而論定也是以君子立言制行但知盡其在我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而已故往往屈於當時而伸於後世者大公之理自在天下也彼流俗一時之毀譽何足屑乎

問顏子所樂何事先生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欲耳無欲便樂

曾瑋謹案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人惟梏於物欲之私故不能泰然自足耳顏子從

克己復禮。用功。此心純乎天理。不逐於人欲。則無適而非天然自有之樂矣。人能無欲。則仰不愧。俯不怍。胸次灑然。毫無係累。亦何不樂之有哉。程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朱子云。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又云。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然則不能盡顏子之學。則不足以知顏子之樂。欲知顏子之樂。其亦從事於克己工夫。以至於無欲

可耳。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只是眼前事。纔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如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寫字。又要做詩。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到得合用處。都不得力。

曾瑋謹案此發明孟子養心寡欲之旨也。夫不曰無欲而曰寡欲。知所欲之未必盡惡也。程子曰。心有所向便是欲。卽眼前應有之事。而已向於此。又

向於彼本心未有不紛雜者多欲之爲累也如讀書及寫字做詩亦當一一爲之葢凡事不勝其多心則一而已矣若兼營幷理則心爲事役而神明外馳至於當用之處必渙散而不能得力矣所以養其心以有用者必自寡欲始也

集眾思者易爲力專己智者難爲功

會瑋謹案集眾思者公心也兼眾人之長以爲長則所益者廣而程效立見故於事也易爲力專己智者私心也誇一己之能以爲能則所用者小而

徒勞無補故於事也難爲功

爲政不在用一己之長而貴有以來天下之善

曾瑋謹案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言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蓋天下之事非一耳目一手足之烈所能勝任而愉快焉爲政者以其身任天下之重不徒恃一己之長其所賴以綱維國是宏濟時艱者必有待於衆賢之助惟虛己以受之而不敢私心自用所以來天下之善也其或有小節不拘而片長足取者

復不以眾短棄其一長而必推類以求之此賢才之所以盡爲其用而天下可以本固不搖也先儒有言一人之見不足以敵十人之識我能用之是兼十人之長矣推而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

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

曾瑋謹案天下事以理言之則有是非以勢言之則有利害君子之處事以理爲斷是則是非則非而利害初不暇計也若計其利害則趨避之見得

而惑之末必當於是非之正矣。

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為究竟法耳須知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若因前路艱難便退轉去如何濟得事。

曾瑋謹案世間萬事如浮雲蒼狗須臾之間變滅無常皆非究竟何足芥蔕於胸中所謂究竟法者惟有窮理修身而已金石之堅也陽剛之氣足以透之事物之繁也精神之至足以貫之學者果能奮發自强則事無難易何不可為所謂有志竟成

也若畏難苟安而一前一卻此乃小人之陰柔而
非君子之陽剛矣其於象也爲未濟